

原來火花早已「盛開」

有一條小魚游到老魚身邊說：「我要找到他們稱之為海洋的東西。」「海洋？」老魚問，「你現在就在海洋裏呀。」「這兒？」小魚說：「這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

這是迪士尼與彼思動畫出品的《靈魂奇遇記》裏出現在中後部的一段台詞，用的文字很淺顯，但是含義卻深刻到難解，後勁強大如猛灌一杯威士忌，「砰」的一下直擊頭腦，激起對自己的生命意義的反思。

這部電影是少有的看着看着就跟着思考起來的片子。一邊希望Joe和22號順利完成任務獲得重生，一邊小心翼翼地檢視自己，是不是和Joe一樣汲汲營營，又或者像22號一樣消極焦慮攢下了那麼多不想來到世界的理由。

影片中介紹了生而為人的條件就是找到自己的「火花」。什麼才能算是火花呢？是那些遠大的鴻鵠之志和華麗的功成名就麼？那為什麼Joe在夢想的演出落幕後並不快樂，而一塊披薩，一支棒棒糖，一片落葉……這些太平凡的東西卻能

讓厭世的22號在得到它們的瞬間獲得滿足，眼中有了光呢？

原來不完美的靈魂們苦苦尋找的火花就是生命中閃閃發亮的小確幸，就是讓人嘴角上揚的心動時刻，就是生活很苦時去甜品店買到的一塊蛋糕，就是孤獨無助時親朋好友發來的一句問候……原來我們每個人其實已經擁有這麼多的火花，只是經常遺忘了它們的閃亮。

「火花不是人生目標，當你想要生活的那一刻，火花就已經被點燃。」

「你會如何度過一生？」
「我不知道，但我將珍惜每一分鐘去活着。」



《靈魂奇遇記》



「雞肋麗麗」

收拾房間，在角落找到一把被塵封的烏克蘭麗麗，忽然有些汗顏。

大概是四五年前，有天辦公室的同事似乎是心血來潮，問我們另外幾個要不要一起去學烏克蘭麗麗，說是在網上聽別人說很容易學，十幾二十堂課就可以入門了。我們幾個開始還有些猶豫，但最終打動我們的，是她說第一堂試課免費。

記得「學校」是尖沙咀一個不大的樓上舖，牆上掛着各式各樣的烏克蘭麗麗，從百幾二百元到數千元的都有，店舖最裏面隔出兩個小間當成教室。導師也是卯足了精神，讓免費的試堂有趣而實用，一個半小時的試堂之後，我好像已經掌握了幾個和弦，看着樂譜，可以斷斷續續地彈出《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了。我看了一眼其他變為同學的同事，大家都很興奮的樣子，似乎這幾十年來頭一回發現了自己身上一直被埋沒的音樂基因。於是，在試堂之後，我們五個人現場決定報名二十堂課的「烏克蘭麗麗初級班」。關於上課的樂器嘛，試

堂時我們所使用的烏克蘭麗麗是學校免費提供的，但之後上課自然就不能免費提供，可以選擇租，也可以選擇買。但掐指一算，租二十堂的價錢其實和買一把基本款的烏克蘭麗麗其實差不多了，於是我們五個人又現場決定每人買一把！然後……當我們離開學校的時候，每個人手上都抱了一把嶄新的烏克蘭麗麗，我們之中自詡「樂感」最好的同事，更是名副其實的「一擲千金」，用上千元當場買下了一把。當時，我們都頗為羨慕，的確是一分錢一分貨，他那把「千金琴」無論是音質還是外觀，的確比我們的好了許多。

我們努力上完了初級班，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我相信如今在這個世界上多了五把「雞肋麗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美國之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歷史教授Timothy Snyder到他任教的耶魯大學所在地紐海文就診。當時他命懸一線，無法移動，說不出話，但苦等九小時才進入急診室，六個月後才停藥。他得的是膿毒症，一種據他說不該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還致死的原始疾病。十二月初，教授夫婦和一兒一女飛到德國。途中他感覺腹部作痛，於是到慕尼黑診所檢查。十二月中旬一家人抵達佛羅里達，他在當地做了闌尾切割手術。但醫生沒有及時發現闌尾炎已導致肝部化膿，滲入血液，這才有開頭的驚險一幕。

在新書《我們的痼疾》（Our Malady）中他描述病中兩個主導情緒：憤怒與同情。憤怒是因為生命可能被迫中止，無法陪伴兒女成長。同情是作為白人、男性、富裕階層，親身經歷了美國醫療系統後，他更能體會弱勢群體必須時刻面對的煎熬。

他認為美國的商業化醫療系統物化病人，民眾自豪的「世界最先進醫療」只是有錢有勢者的禁錮。美國非裔婦女在世界其他七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死亡風險都比在本國低。基礎醫療在美國被視為特權而不是基本人權，是因為主流社會鼓吹個性獨立的迷思，忽忽白人相信自己自強自主，是移民、少數族裔侵佔資源，進而反對社會福利政策，哪怕「安全網」造福全民。但自由既有獨立自主又有共情、團結因素。在日益複雜的全球化社會，沒有大型機構的統籌、支持，個人無法生存。

Snyder研究各國專制主義長達二十年，一場大病讓他正視本國剝奪自由的罪魁禍首。無論此說是否正確，這次美國抗疫暴露出的混亂、無能、不平等等值得有識之士深思。



智能家居家暴

常在手機上看到人工智慧家居廣告，英俊或嬌美的主人輕輕一聲，家裏的燈應聲而亮、門應聲而開，電視屏滋滋閃動，掃地機器人歡快爬行……一派高端祥和的氣氛，令人羨慕。近來卻聽到一個詞叫「智能家居家暴」。表現症狀多樣，有時家門密碼失靈，有時暖氣突然升高，有時音響自作主張高歌一曲，有時屋裏突然漆黑一片。苦主抱怨：快被家裏的設備逼瘋了。出現這些問題，並非智能設備短路故障，而是掌控智能家居的人，正在利用家居設備施行暴力。

從國外案例來看，施暴者多數是家裏的男主人或者前男主人，遭殃的大多是女性。目前研究提供的解釋是，男性在科技

方面更加擅長，一般擔任智能家居安裝者角色，也就擁有了控制權，可通過遠程控制手段，讓家裏的電器傢具變成他們發洩不滿的「幫兇」，不論這種不滿有沒有道理。

智能家居的出現讓生活變得更方便了。家裏有孩子或老人需要照料的，智能家居還能搭把手。然而，任何科技進步都是雙刃劍。新科技之光在照亮更多事物的同時，也擴大了陰影面積。大到核能，小到智能，無不如此。

我記得電視劇《黑鏡》有一集講一位媽媽因為擔心孩子走去，在孩子大腦中植入了檢測器。這樣不但可以隨時查知孩子的位置，而且能把家長認為不適宜孩子看

喜歡不等於擁有

近年喜歡研究時尚，每天看時裝設計師品牌新貨、留意外愛品牌每季的花生騷、閱讀設計類書籍，是我的興趣，也成了習慣。

不少人認為追求時尚等於高消費，沒錢無力談Fashion。無可否認，知名品牌一般鞋履飾物動輒數千、成衣過萬、高級訂製服裝數十萬元起跳。然而，愛時尚的人卻不代表一定會因購物而債台高築，因為喜歡與擁有完全是兩回事，正如鍾情鑒賞古玩書畫的人到博物館參觀已心滿意足，不見得都想將達文西的《蒙娜麗莎》、莫奈的《睡蓮》、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和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都據為己有。故此，為心頭好花費多少，是個人生活規劃的學習；花錢如流水、沒掌握市場趨勢，買棵菜也可以變負資產。

話分兩頭，許多人每每初接觸一門新事物，都會不自覺投入太快和投放太多。資源充裕是沒所謂的，花得起、捨得花，合情合理；但如果不是億萬富豪，又或者一般上班族，真的要盡早結束不理性的階段，因為盲目太久，後果可大可小。其實不止時尚消費品，生活中極多事物都是同一道理，就算只是喜歡運動，例如時下非常流行的跑步健身，若不好好了解身體狀況、能力所及與運動常識，一開始去得太盡，不少人也會傷了膝蓋而不自知，還以為自己每天做着有益身心之事。

為免變成某類嗜好的盲頭付款蒼蠅，近期不斷提醒自己「喜歡不等於擁有」。這無疑是困難的，因為如果可有可無，那就不是真愛，沒有心理關口要過，也不存在掙扎。一件質料、剪裁和設計都讓我讚

《暴風雨》

疫情之下，劇場演出大受影響，演期被迫一改再改，大部分劇團都感到十分無奈。尤其是自由身的演員，演出機會和收入都受到嚴重影響。去年第三波疫情稍為穩定之時，全港活動都得到喘息，劇場亦得以重開。個別劇團排除萬難將原定的演出搬上舞台，當中我觀看了莎士比亞原著的《暴風雨》粵語話劇，該劇或許不是刻意回應這時代因局，但是全劇的寬恕和大愛精神，與此時此刻的香港狀態不謀而合。全劇十三位演員同台表演，亦是近年來本地劇場較罕見的規模，藉此顯出團隊精神，於疫情下令人欣慰。

《暴》劇是莎翁最後一齣劇作，有說

故事內容是集其之前作品的大成：流落荒島的公爵，善解人意的精靈，懷恨在心的貴族，追逐愛情的男女。情節有悲有喜，後人亦稱之為莎翁看透世情的最終卷子。

演出單位以年輕人為主，為全劇花了不少心思，但亦有一些地方可以考慮改善，例如創作團隊改寫了序幕，由公爵逐一介紹精靈開展全劇，似乎是想將虛空世界置為全劇的脈絡背景，並為傳統劇本賦予新意。但是往後下來，整個主體部分並不見有特別處理方向，即使精靈在尾聲再現，與演出主體亦似乎沒有太大關連。

一輪紛亂擾攘之後，所有誤解和怨恨，都隨着劇中人互相冰釋前嫌而得到圓

百年琴行榮休

二〇二一年伊始，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音樂旗艦店曾福琴行宣布「光榮結業」。官網言簡意賅說：「曾福琴行始創於一九一六年，至今在港經營已超過一個世紀，見證了香江的百年盛衰，現在是時候跟各位道別了。」

一間琴行營運百年，殊不簡單，尤其是在香港彈丸之地，昔日殖民時期都是以洋貨馬首是瞻。曾福先生昆仲三人，以精巧工藝、價廉物美締造第一代港產鋼琴，而且風行東南亞，這是一個驕人的紀錄。

相信不少讀者都知道，北角琴行街的命名，正是來自一九二九年曾福琴行位於那兒的倉房。據資料顯示，曾福先生一九〇五年任職於英資羅便

臣琴行，專門修理、調音鋼琴。曾氏吸收技術，更赴德法英美實地研究，一九一五年在美國密西根著名鋼琴調音學院考取專業文憑，翌年回港創立曾福琴行。

曾氏經營有道，首先在灣仔摩理臣山道設總店，門市則坐立中環德輔道中夾雪廠街（即置地廣場現址），除了銷售由曾福本人親自監製的自家品牌鋼琴，名字取用原總店所在地的摩理臣，選材特別為東南亞較潮天氣而設計。

鋼琴以外，三十年代曾福琴行已發展成音樂資源中心，最新的音樂書籍、唱片，源源不絕供應，廣告也常見於各大英文報章（附圖）。當時成

立不久的香港電台，也靠曾福琴行提供最新歐美進口七十八轉唱片，在大氣電波播放。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八個月，對琴行打擊甚大。戰後隨着經濟復甦，到五十年代中再上軌道，與當時英資謀得利公司分庭抗禮。當時政府為興建中的大會堂造勢，舉行藝術節櫥窗設計公開比賽，曾福琴行連奪一九五七、五九兩屆首獎。一九六六年慶祝五十金禧，在新設的北角英皇道四八〇號曾福琴行大廈舉行，晚上在大會堂禮聘業餘時期的香港管弦樂團演出誌慶，盛極一時。

曾福琴行的成功，不忘回饋社會，包括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提供獎學金、向大會堂捐贈三角大鋼琴等。這些都是我等音樂人感恩，也永記於香港文化歷史的集體回憶。

DAY, AUGUST 14, 1968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時，他接我從幼稚園回家，路上會經過一幢一幢樓宇，上面有數字編碼，他耐心教我識別。可他在世時我甚至沒有來得及說一聲「爸爸，我愛你」。

「最可怕是，愛需要及時，只差一秒，心聲都已變歷史。」希望每個人，都少一些「愛得太遲」。

負喧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麼我們辛辛苦苦工作、賺越來越多的錢，給老人安度晚年創造更好的條件，老人卻經常不滿意甚至是發脾氣？我總會提醒他們：養老固然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但老人或許更需要陪伴的溫度。當我們看到父母眼角的皺紋、蒼蒼的白髮，我們除了心疼，是否還有內疚與不安——我們讀書、長大、結婚、生子，在前行的路上，或許會為了公司老闆的滿意與否絞盡腦汁，或許會為了孩子的學區房竭盡全力，但我們又有多少心情去捕捉到父母「在變老」的那些瞬間和片段？

這些天，我常夢見父親：兒